



接東晉之統徐
刊本作晉東
晉之位

徐刊本接作晉

小學史斷下集

南朝

晉室云亡南北分據其接東晉之統而立國江左者
則為宋為齊為梁為陳而謂之南朝其據有中原假
尊號以臨天下者則為元魏為西魏為東魏為北齊
為後周而謂之北朝南朝之興劉裕接東晉立國是
為宋武帝乘桓玄之亂首倡義兵起於草萊之間奮
臂一呼凶黨瓦解遂奉迎乘輿再興王室厥功已不
細矣既而治兵整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則廣固濬

卷甲南趨則盧循滅
循寇南康廬陵

西上譙縱授首
朱齡石屏蜀斬
譙縱送首建東
致卒北征姚泓而縛

遂汎掃伊洛脩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

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此者也惜乎席不暇煖舉千

里之秦付之嬰孺引兵遽還志在篡國蓋一舉足而

赫連氏已躡踵而入關中卒不復見中原之定有識

者每為之嘆息焉然迹其取國以來清簡寡欲一嚴

整有度二被服布素三遊宴絕希四嬪御寡少五不

蓄私藏六孝于父母七又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與

徐本殺作殺

政此八者皆君人之要行武帝兼之亦足為一代之

良主矣致夫劉裕誅桓玄討篡晉之賊興復晉室固

自以為大有功於晉曾未幾時躬行篡奪既廢其君

復以兵守之又踰月而殺之視桓玄之禍尤烈焉既

而二子俱不得其死傳之六主皆不以壽終其果無

天道哉然自裕而後姦人急於篡國貪心愈銳不待

再傳而已亟取之如齊梁陳北朝以後諸君朝謀夕

取者比比而是也又可以驗世變之益衰人心之益

薄矣悲夫少帝繼之帝長子體易深之資稟可下之

質外物錯亂其心所欲必從其志遊狎無度施為乖
戾徐羨之檀道濟廢而弒之義隆即位裕第二子是為文
帝躬勤政事侃侃忘疲性存儉約不事侈靡加以在
位日久惟以簡靖存心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百官久
於其職守宰以六暮為斷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
無事戶口蕃息政平訟理閭閻之內講論相聞後之
言政者皆稱元嘉焉通惜乎內無股肱之臣外乏爪
牙之士以萬里長城之人不免死於讒間之口而朝
廷之上所與謀者不過白面書生而已而又攻戰日

時咸聽成旨雖覆喪師旅將非韓白而延寇壓境職

此之由司馬論厥後魏人攻破六州南充徐充屠戮之

慘丁壯男女孺孺首受禍邑里蕭條赤地連亘春燕來

歸至巢林木元嘉之政衰焉善乎司馬公論之曰文

帝勤於為治子惠兆民卒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

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

末路狐疑不決卒及於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

武帝因元凶之道勦首倡義旅不逾月間勦除逆亂

師直為壯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湎于酒終日醉飲

荒淫於色

貴妃廢氏死上痛悼
二千石罷還必限使

貪冒於貨

末年元會
于貨刺火

獻奉又以捕戲取之

嘲狎公卿誅仇諫士大興宮室

土木文繡賞賜雙俸帑藏空虛迹其無道桓靈不若

得歿牖下盖亦幸矣廢帝之立凶悖轉甚誅戮亡度

內外側目假使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殞其軀况無

此衆惡不亡其何待乎帝既被弒而湘東王立是為

明帝頗好文義舊臣才學之士多見拔擢然猜疑諱

忌言語文字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語應回避者犯即

加戮而又保字鎮鈴勒拉同氣晚年以神器之重付

劉氏之子作宋史者當於明帝之朝直著劉氏之

絕斯實錄矣致蒼梧王異姓之子加以董孺之年偽

冒類於呂秦暴虐浮於桀紂遊蕩罔節誅戮無常未

及五年間而蕭道成弒之識者謂天厭劉氏故假異

姓以絕其國焉道成殺蒼梧而立順帝曾不三載而

即為蕭氏之齊矣宋之為國凡八主六十年而亡武

帝永初元年庚申迄
順帝昇平二年己未時元魏孝文帝太和之三年也

蕭道成篡宋而立國是為齊高帝屬劉宋傾危李將

軍暴虐百姓凜凜命懸朝夕當是之時道成果有忠

臣

宋之心與袁褚諸人協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以隆
宋祚為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蒼梧之偽冒
明劉氏之已絕播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
造易伐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幾昭合亦度幾近
正矣致廼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既已委質為臣且又
欲規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弒逆又盡勅印金之族
而殄其祀焉鼯鼠鴟鴞姦計百出積惡勦業何以傳
後齊祚之不長視六朝最甚焉豈無故夫若其篡國
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人身不御精細之物衣不用

珠玉之玩內殿施黃紗帳官人着紫皮履珍奇異物
毀棄不用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金土同價而
又訪政術於劉讞詢得失於羣臣亦足為一代之賢
主武帝繼之即位之明日詔免通城錢革晉宋之弊
政中外欣悅總攬大體每以富國為先嚴明有斷郡
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外表
無塵內朝多豫府庫充溢徭役便民百姓豐樂盜賊
屏息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靡然亦有齊之良主也南史
鬱林文帝地居長嫡瑕釁未彰而武皇之心未變周

宋本作弒

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宸極既而愆鄙內作猜忌百
生禍起宮闈身竟不保帝疑蕭鸞鸞變遂弒帝齊氏之亂胚胎
於此矣鬱林為蕭鸞所弒而立新安王昭文當是時軍
國大事盡總於鸞乘輿起居皆諮稟而後行則亦寄
生而已矣蕭鸞殺鄱陽王錡等七人未幾再行殺逆
遂篡大位是為明帝踐祚以來數行誅戮疑忌橫生
術數是用既而自植本根枝胤孤弱貽厥所授屬在
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南史東昏既立嬉戲亡度所
寵左右三十餘人至呼為阿父阿兄而不恥帝呼潘貴妃父

寶慶及茹漢珍為阿父梅
蠱兒及俞靈韻為阿兄

親信宦官不與朝士相接

誅鋤大臣發於倉卒人人不能自保蕭衍因伯氏被

禍衍兄蕭懿為東昏侯所害起兵襄陽遂立和帝當是時四海分

裂人厭齊亂雖欲不梁其可得乎齊之為國凡七主

二十有四年而蕭衍取之焉起高帝建元元年己未迄和帝中興二年壬午

時元魏宣武景明三年也蕭衍以齊之同姓世系有

考與齊同承遭時昏亂遂遷齊鼎是為梁武帝孝慈

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冬月四更即起視事執筆

觸寒手為破裂天性沉重雖居暗室常整衣冠小坐

暑天未嘗褰袒下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賔又却封禪
之請選廉平之吏齊氏宗屬待以赤心使皆得以老
死牖下晉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天監之世時和歲
豐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者然晚
節末路覺起蕭牆禍成戎羯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
糝戎馬之足金甌遂闕寶鼎屢移為千古所閔笑其
故何哉議者僉謂帝信朱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
國寵叛人其禍遂至於此殊不知帝崇尚釋教變夏
為夷堂堂衣冕至加夷狄之衣宗廟去牲至於不復

血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為夷狄之區
不待杜稷變遷而蕭梁之宗廟不血食久矣其後臣
叛其君子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
叛命柳仲禮而柳仲禮叛甚至蕭正表叛於鍾離袁
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州莊鐵叛於豫章雖
有子及孫莫不遷延顧望略無為君父討賊之意夫
以浮屠氏之學棄君臣絕父子而末流之禍其烈如
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悟焉果何為哉簡
文幼而聰睿多聞博達富瞻詞藻不幸遭家不造正

立宸極受制賊臣卒罹土囊之痛焉當是時太陰晝
見天雨黃沙太白經天更日廼止梁祚將傾天文告
變雖以才如周公亦難戡難况是文成宮體何補滅
亡賊景陰篡弒之謀蕭棟陽受禪之號而建康之梁
為景汙矣元帝以帝子介弟總上流之重方其京師
覆沒君父告危於斯時而奔走赴難可也而竟逡巡
不進繼而徵兵湘州少不如意則含怒以就大事可
也而遽行骨肉之誅終而儲極嗣位國祚幸存則翼
戴以隆梁祚亦可也而不稟正朔復興成濟之謀觀

帝終始一念上不在其君親下不在其兄弟僕倖國
釁希覲身謀師出無名何以討賊是以纔誅侯景即
安江陵未越三暮寇戎交迫身在漂搖抗隄之中不
思保國之計而方且躬御龍光親講老子竹殿藏書
至十四萬卷其亦愚蔽之甚矣卒之喪師覆旅身就
拘囚豈非上靈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
故先儒直以梁之賊子無父無君之罪斥之蓋以此
也江陵陷沒元帝被擒王僧辨陳霸先奉敬帝還建
康足未涉江齊人復以蕭淵明來而僧辨遂納淵明

矣陳霸先殺僧辨廢淵明而敬帝復位當是時天心
厭亂梁鼎屢更曾不數年竟為陳霸先所取而梁亡
焉攷論梁之立國大抵夷教盛行而彝倫攸斃義方
不立而僭亂恣行豫章王綜以疑似萌異志而帝不
知邵陵王綸以非法當被罪而竟獲免太子綱位居
儲極與諸子不相下至選精兵以衛東宮而帝不之
問也其後侯景之難父子不相保兄弟叔姪自相圖
正德綜綸有弒逆之心繹紀譽譽無赴難之意簡文
至痛在心為賊所脅不敢執哀而反與之宴樂凶愚

貪詐惟利是圖甚者蕭繹叔父之親也誘圓正如侯
而殺之蕭譽猶子行也執元帝而辱之此其不恭不
友不孝不弟不忠不義萃于一家見于一時亘古以
來之所罕有是夷狄之不如而禽獸類耳俾當承平
且不足恃而况國已僨乎夫梁之有國降武迄敬閱
四主五十六年起武帝天監元年壬午迄敬帝太平二年丁丑為陳霸先取
之而亡然梁自元帝被執之後蕭譽即據有江陵遂
為後梁自營及歸琮又更三主大抵皆以儉約安境
內迄三十餘年至陳將亡而隋人始滅其國其與蜀

宋本作二年是

漢之僅存劉祚若相似者梁有子孫則霸先之陳殆
難以接梁統也而作史者乃絕後梁而進陳何哉蓋
元帝武帝之子啓之季父也啓昭明之子武帝之孫
元帝之從子也啓為不道以姪干叔稱藩于夷招兵
入寇囚執季父居然納拜又加詰辱天理所不容矣
而况啓本為魏所立甘心附庸於魏則又與江左立
國判然而不相屬焉作史君子於蕭啓之立以魏使
稱帝書之綱其為國可知矣彼昭烈之漢名正言順
為漢討賊而蕭啓之梁則為賊于梁者也是安得而

妄比哉梁之亡斷在北周閔帝即位之初年北齊文
宣天保之八年也陳霸先本自單微遭時屯剋屬臺
城告禍梁祚播遷遷將續兵勦除元惡三四年間遂
移梁祚是為陳武帝篡梁之後務從儉素常膳不過
數品後宮不飾金玉然帝即位纔五日禮樂刑政百
未一舉顧乃躬蹈梁武卑賤之跡出佛牙設無遮會
效胡人膜拜於觀關前而不知耻曾未暮年又復幸
寺捨身貽謀之道果如是乎黃塵汗衣不待賀若弼
韓擒虎之來而鬼兆已先見矣文帝起自艱難知民

疾苦專務儉約投籤于階寢必驚覺可謂知為政矣
臨海懦弱之君人之器及即尊位政刑皆屬於安成
王未幾為所廢而自立是為宣帝初文帝知冢嗣仁
弱蚤存泰伯之心帝於是時拜伏固辭繼以泣涕誰
不信之及文帝之肉未寒孔奐之言尚在顧乃欺孤
弱寡殄滅忠良用心不仁甚矣時值國祚多艱侵疆
未返吳明徹以時才自許壽陽之役以水佐攻使齊
人卻走王琳就擒登壇奏凱拜禮鏘然江左似有生
意然明徹區區小才知進而不知退冒昧出師以爭

徐兗彭城之役卒為敵擒曾不思問人以定山東果
可與爭鋒耶犯茲不韙師亡國蹙蓋其宜也故司馬
公嘗論之曰宣帝乘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
師斯言得之矣若其昵愛叔寶以江總為太子詹事
恣長夜之飲而帝不知太子數出微行幸徹帝聰則
又僅免總官而義方之教不行陳祚之亡實在於此
于時三方鼎峙齊已垂亡而周之太子贊陳之叔寶
已同時胎禍於儲極天將混一寓內而三國之君曾
無一人彼善於此者皆為隋唐之驅除豈天意夫後

主因削弱之餘踵滅亡之運不修內政不虞外艱以
天神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昵以
百姓則不恤而恤犬馬小人下流之態靡所不具是
黃屋左纁縣出警人蹕之中居一小人焉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
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其叔實之謂乎致堂厥後隋
師壓境邊報星馳方且上下相蒙談王氣誇天塹奏
伎縱酒賦詩不輟兵入宮城乃投于井觀叔實所謂
吾自有計之言至今讀者為之發笑迹其蠢繆如此

儻非有阜茨料理之求亦其能久哉陳之為國凡五
主世有三年而合於隋焉起陳武帝永定元年丁丑
迄後主禪明三年己酉
時隋文帝開皇九年也

北朝志

北朝之興始於拓跋之魏魏之起國實自東晉孝武
太元之十有一年自詰汾聖武以前奄宅幽方世為
君長屬典午喪亂中原雲擾於是拓跋鬱律平始有
斧吞中夏之志焉什翼犍繼之昭征伐四克威震蠻
荒始改都立號恢建大業東自穢貊西及破落那莫

不款附拓跋珪嗣位稱號魏王於是建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而國始大夫魏之史臣見其國後漢大醜其世本鮮卑乃上引黃帝茫昧無證之事以釋拓跋之姓下引天女迂誕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至今讀史者往往囿於其所欺訖千餘年而莫之辨正吁亦惑矣珪立國改元是為魏道武迹其恢拓中原留心慰納刺史太守多用文人諸士大夫有詣軍門者不拘少長皆盡其言片善寸長咸蒙敘用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平并州取中山威聲猛畧

黜陟之陟徐
刻本削去

所至震響方且營宮室正樂封端經術平量度入學以舍菜計口以授田遣使巡行郡國舉守宰之不法者黜陟之况當時有王德以定律令申科禁有臯崇以攷天象造渾儀有鄧彥海以典官制協音律有董謚以撰郊廟社稷朝覲享燕之禮制度規模夙然改觀美矣然其殺人之夫納人之婦既已生子而又欲除之操存如此天地鬼神其肯舍諸卒之禍起蕭牆隕身非命豈非自貽伊感也哉史氏謂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其不知天理甚矣明元襲位享國不久然燕

資文武禮愛儒生每與崔浩論事言如鹽酒軍國密
謀浩咸預焉有足稱者太武聰明雄斷威略赫然藉
二世之資奮征伐之勇戎輅四出周旋夷險北却歸
孺西破赫連昌南走王仲德兵威所加易若破竹性
不好珍奇食無二品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采每以
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非勲勞之家不
與親戚愛寵未始橫及涖兵臨陣嘗與士卒同甘苦
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性又知人拔士於行伍之
中量才授任不論本末恩不遺賤罰不避親大臣犯

法亦不輕假有魏之業光邁南北宜矣然性果於征
戰殺掠屠戮以人為嬉積尸如山流血成池曾不饜
足末年禍起肘腋身亦不保遺毒所鍾至於再行弑
逆積惡所致豈偶然哉文成屬太武之後境內虛耗
朝野楚楚遂與時消息靜以鎮之獻文兼資雄斷故
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好黃老浮屠之術每引朝
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厭世之心一旦
弊屣大位付之稚子舉太阿之柄聽之他人卒使禍
始官闈身死婦人之手悲夫孝文夙著令聞及躬總

大政日不暇給東征西伐所向風靡而又愛友諸第
終始無間嘗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邈迥不肖
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勿為他人有也天性寬慈聽
覽政事精勤庶務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常思所以濟
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尚書奏案多
自尋省官無大小罔不垂心焚圖識之書禮比于之
墓虛心以訪安民之術責己以答上天之譴諸路牧
守能靜盜者必見褒賞為聚斂者必加黜罰嘗從容
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南北征巡有司請修

造則曰粗修橋道通車馬則止兵過淮南如伐人木
者必留絹以償其直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
無不該洽坐輿據鞍講論經理劉芳李彪以經術進
崔光邢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習詞翰者莫
不靡以好爵文風爛然天性儉約嘗服澣濯之衣宮
人之不執機杼者則罷之錦繡綾羅之工則罷之加
以愛賢好士視下如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
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致堂惜其處人倫
之間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馮后既出而復

入不當立也孝文則過於牽制復致宮中至使淫穢
腥聞而夫婦之倫大亂太子恂既廢而悔過所當察
也孝文則竟聽讒言不復考問直昇以死而父子之
恩太傷恂廢頗悔過中尉李彪諳恂復與左右謀逆有詔賜死文明太后於孝
文既非已出又嘗手鵠顯祖此不共戴天之讐也而
孝文天性過孝縱不忍考詰亦宜以權絕之比其喪
也擗踊哭泣視父喪殆過焉而人倫天理之大遂致
顛倒紊亂而莫正嗚呼父子夫婦之失德此夷狄之
常而孝文於魏號賢明之君則又不當以夷狄之君

例論者故後之欲成人之美者每於斯而太息焉宣

武年幾弱冠年十不能親決萬機厲精為治委任小

人濁亂國政魏氏基業衰於此矣孝明幼冲纂業靈

后臨朝稱制穢德彰聞任用非人賞罰乖舛造寺殫

費力屈人疲盜賊盜起封疆日蹙享國不久非天意

乎靈后既鳩殺明帝欲文臨朝立未言之兒以臨其

下尔朱榮引兵渡河以討賊為名殺太后及幼主遂

迎莊帝勤於政事朝夕忘疲數覽民詞申理冤獄是

志方銳而翱翔外藩者已側目矣大猾雖除餘根尚

在天未忘亂禍不旋踵尔朱兆囚莊帝而弑之宮室
之空至羸百日既而奉廣陵王恭即位是為節閔帝
焉手改赦文頒之海内中外翕然咸稱明主刻日太
平然當是時高歡已起信都誅尔朱兆推渤海太守
元朗以主號令是為廢帝而節閔坐幽辱矣廢帝之
興國事盡由高歡未幾又以廢帝疎棄逼遜六位而
國歸武帝焉武帝鑒前車之覆轍雖銳然有除姦之
心然逞一朝之忿棄累葉之基捨高歡之親厚就宇
文之疎薄甘心出奔自絕大位於是高歡改立清河

王之子善見而魏之境土自此裂而為二矣時南朝

梁武帝中大通之六年也甲寅魏自道武之登國晉孝

元十一年丙戌至孝武之永熙永熙三年為梁中凡十二主

八十九年而有東西之分二魏之分名雖為魏實則

周齊東魏之興實自清河王之子是為孝靜遷都于

鄴于時國政盡出高歡氏雖為好文學從容沉雅何

救敗亡蓋其世僅一葉其年僅十有七載起天平元

為梁武帝中大通六年而見滅於高洋之

齊矣時南朝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也甲寅西魏自孝武

西奔長安軍國大權悉由於宇文泰方坐困窮屯蹙之中而又恣情縱慾為人道所不為之事不亡其何待矣宇文氏數其惡而殺之遂立文帝雖負剛斷之姿而權柄久有所屬至廢帝恭帝其傳僅四葉其年僅二十有三載起永熙三年甲寅是為梁武帝大通六年訖恭帝二年丙子是為陳武帝永定元年而見滅於宇文覺之周矣時南朝陳武帝永定之元年也北齊起於高歡因魏氏喪亂介朱殘酷於是見有匡主正國之心四十啓一本四十啓作集百僚以之邀迎君不見聽措身亡所不得已戴善見而君之其志亦可

念矣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而號令政刑皆由已出迹其自病逐君之醜鞠躬屏氣執香步從事主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視宇文黑獺廢弒之惡亦為彼善於此者焉高澄初為世子以好色之故悅高仲密之妻高仲幾陷其父於樂刃之下已不容誅及其嗣霸不魏承先志肆為悖逆幽辱其主於官如拘冠雙言未幾膳奴之刀禍起不測天道好還以也夫高洋因仍篡業大柄久移曾未期年遂遷魏鼎是為齊文宣得國之後深以三方鼎峙繕甲治兵每臨行陣親受矢石

屢犯艱危多致尅捷宇文泰帥師至陝見軍容整肅
喟而嘆曰高歡不死矣乃振旅旋師不戰而卻至於
五六年後以功業自矜遂肆酒縱慾淫昏狂暴或身
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
體塗傅粉黛無道之極浮于獨夫晚年恣行屠戮幽
二弟浚渙於地牢越歲而竟殺之又滅魏宗室二十
四家盡赤其族殘酷忍虐無復人理得戴其元以歸
地下幸矣文宣既沒于殷嗣位曾未幾時常山王演
廢之而自立是為孝昭焉早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

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南面輕徭薄賦廣求民瘼內
無私恩外收人望雖后父位亦特進封先代之裔敦
學校之風徵召賢才文武畢集日昃臨朝每訪左右
冀求忠讜于時國富兵彊將圖進取之策使天假之
年足使秦吳肝食遠圖不遂議者實深惜之然其違
趙道德之諫而行篡奪於始背婁太后之訓而殺濟
南王於終輕許長廣王湛以傳位又復立其子百年
以為太子遂使疑怨交積而百年卒斃於亂按之下
雖稱孝友是特匹夫之細行耳長廣王湛以孝昭介

第八嗣大統是為武成風度高爽文武之官俱盡謀
力有足稱者然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幙之間淫侈
亡度李后嬖屬縱慾侵陵既辱其身又殺其子未幾
又困逼之俾幾抵于死焉此不可以人理斷矣使有
湯武吊民伐罪自李氏載可也宇文之師母乃已後
歟後主秉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輔之以中官厲之
以聲色罕見朝臣不親政務酣歌鼓舞奏音度曲號
無愁天子一日萬幾委諸匪人官由財進獄以賄成
亂政害民不可殫書賦歛苛峻徭役頻仍人才既殫

帑藏罄竭一旦邊塵告急顧乃携挈嬖幸脫身逃竄
以危邦墜業付之幼主已欲竊揖遜之美而嫁滅亡

之罪於他人操心如此天所不容也假手於周理則

然矣北齊之有國凡六傳僅二十有八年起高洋天保元年康

午是為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說幼主承而併于後周

時南朝陳宣帝太建之九年也北周起於宇文泰

元魏擾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令之披草萊立朝

廷其為君為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霸以弱為強

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

綽之奇才修一代之文物迺擯黜魏晉憲章古昔依
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守作九命以叙官爵
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者唯宇文氏耳伊
語錄然秦既燬孝武又黜廢帝迹其所為特亂巨
賊子之所作視賀六渾有慚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
能以善終吾誰欺欺天乎迹魏自孝武西奔以來宇
文泰居西高歡居東辛勤百戰皆能變家為國是二
人者其在當時亦有優劣乎曰是二人者皆一時之
傑戎狄之豪有挾其主令諸侯之志而其用兵又皆

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者也然賀六渾為人朴質一時
文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宇文黑
獺為人詭詐一時文物雖遠邁齊而其廢君弑主之
罪實浮焉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或者其
尚可取耳不然高歡臨終之時猶拳拳於其君宇文
垂死之心惟戀戀於其子二人之用心亦可知矣宇
文覺以冲齡嗣霸曾未幾時宇文護遽取魏鼎而授
之是為周閔帝立國之初權歸於護政出私門雖負
剛強之姿終致蕭牆之禍以此開基何以永世護弒

堯明皇繼之厥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芟除而勦滅
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擁猶總於護既不
能剪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傅翼自殞其軀帝
麟哀哉若夫推付托之公心恢宇文之洪業盖亦足
為明矣宇文護再行弒逆而魯國公邕踐祚是為武
帝慮謀深遠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
倦用法嚴整臣下肅然天性明察布德立行皆欲度
越前人身衣布袍無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一皆禁斷
後宮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疊疊忘疲專崇儒術

老釋蕪罷以海內未康銳情閱習校兵訓武步行山
谷履涉艱苦皆人所不堪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
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
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
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侈省妃嬪之負數雕琢之
物悉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適嗣子之非才聖
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播楚期於懲肅義方之訓
豈若是乎是以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虐季父至親
一朝殺之如斃犬羸殺齊喪僅踰年恣情聲樂魚龍

百戲旁午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羣臣
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已為
幸矣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亂內外挾孫曹之詐威
藩無齊代之強揚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宇文黑獺
名恭親弒孝武黜辱廢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
覺遂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纔俱被殺戮未及
三十載揚馭遽奄有其國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種
積惡之報良可畏夫後周之有國凡五傳二十有五
年起陳武帝永定元年丁丑而隋取之焉宣帝太建十三年辛丑而隋取之焉時宣帝之

太建十三年也攷論南北立國之數自東晉而下在
南朝者齊二十年陳三十年宋與梁僅五六十年在
北朝者宇文之周高氏之齊亦不過二三十年獨拓
跋之魏出自北狄其都洛之久至近百年豈天理果
私於夷狄歟然則史以南北並稱其果無分於正朔
歟昔者先儒嘗斷之矣曰于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
南北不能相併則拓跋豈能免索虜之譏致堂不然
符秦之國幾奄天下之全而王猛臨終猶拳拳以正
朔為說豈無所見而自抑哉或曰以正朔屬

江左信矣而前輩述史嘗欲自宋元嘉之後合元魏
太武之年而並書之其意果何謂歟曰魏自太武之
後國勢浸強與中國等而典章制度則又漸過之自
王通諸人已存欲誘而進之之意矣然柰何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夷夏大分豈容對立作史者不必立異
第祖述司馬通鑑之書以南朝之正朔為正而以北
朝之號附注于其後為從乎適取舍之正矣南北雖
分書六如堅卒取周人之國其後復克平南陳以一
天下至是南與北合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

與中國合自晉元帝渡江都建康而中原悉為左衽
之區至是恰三百年而合於隋匪天意夫反覆南北
之間戰爭相尋幾數百年而終定於此其氣類之遷
變非一朝一夕而然南朝起自東晉已罷遣生徒穆帝
不修孔廟孝武十衣冠文物浸就頽毀至宋及齊篡
弒之主十幾七八梁陳而降又崇尚釋教徧國從夷
則已有變夏為夷之道矣北朝起自元魏如太武如
孝文文德武功冠冕南北又求遺書祠孔子禁胡語
胡服迨至宇文制度典章儀刑古昔則已有用夏變

夷之道矣人謂南北之合在於隋文平陳之年君子
邇其本源則南之決不能併北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漸矣

隋

隋之得國本自後周然其接江左紹正統則實在開
皇平陳之後文帝以宇文異姓之親受周主托孤之
寄當揆輔政不能匡主庇民乘時幸釁遂竊周鼎王
謙據巴蜀之險期月底平尉遲迥舉全齊之衆一戰
就戮亦天幸也于時江左未平南北未一帝奮其威

斷銳意伐陳智若弼拔京口韓擒虎拔豫州遂入建
鄴而陳亡矣開皇九年配隋既滅陳於是始得進承
正統自是而後方且躬節儉平徭賦每日視朝日吳
忘倦居處服飾務存儉約性雖吝財然至於賞賜有
功亦所不靳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必止輦親問分
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固不垂意邇
近關中飢每年遣左右視民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
進者必流涕以示羣臣深自痛責至於徹膳勤勞思
政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當是時

倉廩富實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鞞林邑高昌
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可謂盛矣然帝
素不學而又濟之以刻薄之資是以專任小數而不
悅詩書廢除學校而禁毀佛像聽民出家賦錢造像又任情殺
戮以察為明甚者以讒言廢太子勇以小過殺秦王
俊而父子之恩滅為獨孤所制單騎出走中夜不反
獨孤殺官人尉遲氏帝大怒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餘里而夫婦之道乖囚勇於
東宮付阿廢晉王掌之而兄弟之倫亂殺李君才戮
虞世則元勳宿將誅退略盡而君臣之義莫有存者

宋本言作后

迹其篡國之初親如帝女亦非其所為周皇后湯氏有逆圖意頗不平形諸言詞及禪位憤慨逾甚隋王欲奪其志言不許乃止至於不肯降
志儼然與漢后之視王莽者相類漢平帝后莽女也莽篡後欲奪而嫁之不許其後太子諸王陰謀擠陷視父兄如路人蓋
與梁武之諸子異世一轍也他年寢疾追東宮兵甲
帖上臺宿衛盡出後宮獨留腹心入侍而大禍遂興
身亦不保善乎前輩之論曰隋有天下無功無德若
以姿相竒偉與蕭道成同而亡國則有二焉一日隋
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

宋本姬作姬

矣煬帝弑君父而立當前星方升之日天下地震不
謀同時亂證既彰覆亡可必嗣政之後自以地廣三
代威震八紘負其富强之資思逞無厭之欲小二帝
三王之規摹嘉秦皇漢武之制度內懷險躁外示疑
簡盛衣冠以文其奸除諫臣以護其過荒淫無度法
令滋章蠹蟻人民沙泥金帛鄧康節隋詩蠹蟻人民
貧土地沙泥金帛姬
姜耗儲峙於玉門柳城之外頓師徒於陰山遼左之
遠宮洛陽渠通濟符揚越巡朔方斬刈民力殺掠甚
衆四海之人扣心怨上又猜忌羣臣無所專任先朝

元老藩邸舊臣或惡其許直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
之罪加以劓頸之誅其餘無辜受戮者不可勝計政
刑荼弛賄賂公行正言墜底道路側目隋氏之亂已
潰裂而不可收拾矣俄而玄感倡黎陽之亂匈奴有
鴈門之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於是相聚為盜
蝟毛而起大則踣州連郡稱號帝王小則千百為羣
攻剽郡邑上下苟安交相蒙蔽自謂鼠偷狗盜不足
為虞縱虺為蛇莫肯念亂於是李密蕭銑竇建德王
世充薛仁果與夫武周黑闥之徒皆磨牙搖毒以相

吞噬故皇輿往而不返而有江都之弒唐公李淵兵
入長安立代王侑而為帝當是時四海上崩羣盜蜂
起雖欲為隋庸可得乎迹其禍亂之原尋其覆亡之
兆揚堅得國之初不越月間既廢其君又戮其族使
宇文氏灰飛煙滅蕩無遺燼近代滅國之禍未有若
是其烈者揚廣當父病革淫烝父妾行甘鳥獸曾不
旋踵弒父殺兄殺子禍出不測逾年之後一日而殺
其猶子者七人屠戮之慘亦畧相報晚年身死人手
至撒床簣以裹屍受禍之烈亦前代罕有語曰君以

此始亦以此終隋祚之不長未為不幸也隋之創業
大抵與秦皇畧同而其再世亡國亦如之然秦皇焚
書而五帝三王以來六經之學遂亡隋皇焚讖而秦
漢魏晉以來讖記之學遂亡其利害之相反亦足有
可稱談者焉隋之有國凡三主三十有八年起陳大
年辛丑訖代王唐取之而亡建十三
伯禪位戊寅

唐

唐之興蓋以人厭隋亂高祖起兵太原初伐西河首
斬佞臣慰撫居民秋毫無犯義聲所暨聞者響應於

是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潼關徇渭北乘勝攻圍
遂克長安雄據京邑興王之業已定於此自時厥後
降李密於黎陽俘建德於河北禽世克於東都芟武
周於并州翦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殄仁果於
涇水六年之間海內咸服其成功何其速哉蓋以太
宗為之子也惜其舉事之初設詐罔眾淵使劉文靜
詐為詔書發
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殺人利已殺副留守王
民悉為兵以動人心威高君雅其與行
不義殺不辜之氣象已大不同况昵裴寂之邪而受
宮女聽劉文靜之說而臣突厥以此詒謀何以為訓

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蓋尚
祖以此始也然其開國之初定律令置學校旌擢孫
伏伽李素立等又錄隋之子孫量才授任由魏晉以
降最為忠厚其享國久長豈無自然而然秦王世民殺
太子建成而立是為太宗龍姿日表得之天生文武
之才高出近古書生一見而知其濟世安民李密潛
窺而識其真英主值孤隋喪亂乃糾合同志誘說慈
父起兵晉陽遂植洪業即位之初首用讎臣魏證放
出宮女置弘文館令諫官隨宰相入閣奏事命京官

五品以上更宿內省訪問得失因山東旱而蠲租賦
覩畿內旱蝗而抑祥瑞二年之內善政纍纍史不一
書譬言如太陽方升山川草木莫不為之精神雖王政
所加何以遠過自是夙興聽覽宵旰忘疲丙夜思政
寢不安枕銳情經術收召名儒增廣學舍至千二百
區行鄉飲以厲風俗躬釋奠以崇文教封比干之墓
賜孝義之粟以勸忠孝又錄刺史之名以擬廢置重
縣令之選以謹薦舉其於聽納也孫伏伽騎射之諫
則受之魏證封禪之諫則受之張元素巡幸之諫則

又受之其於刑獄也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入失出
之罪其待羣下也雖神采英毅而見人奏事必假以
詞色戒秦皇之營繕恐其奢也懲相靈之私藏恐其
侈也唐書制度紀綱粲然畢舉如建府立衛則似鄉遂
之師口分世業則似井田之畫限官任才則欲如六
卿之率屬定律令格式除肉刑笞背則欲如五刑之
禁暴是以貞觀之治米斗三錢外戶不閉馬牛被野
人行數千里不齎糧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
悉為州縣蠻夷君長帶刀宿衛民物蕃息四夷降附

宋本玄作元

者餘百二十萬天下斷死罪者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
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一時君臣同心
一德房玄齡之善謀杜如晦之善斷李靖之兼資文
武出入將相溫彥博之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戴漕之
濟繁治劇衆務畢集魏證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
舜王珪激濁揚清疾惡好善岑文本之敦厚劉洎之
堅正褚亮之鯁亮衆賢濟濟以共成有唐三百年之
基唐書下至伎藝之事亦精絕過人伊川語錄如孫思邈之
醫李淳風呂才之陰陽表天綱之相法後世亦罕能

及之元城語錄嗚呼盛矣哉然惜其蒞政之始首復浮屠

羅沙汰僧道而政教乖志伐高麗迄死不忘而武事黷殺

張蘊古誅李君羨而刑獄濫仇田舍翁停昏仆碑而
君臣之好不終上皇徙居大安略無尊奉之禮十年

之間未央置酒寥寥一書而父子之恩太簡寵泰嬖
恪狐疑不決至欲引刀自刺而社稷之本幾動又其

大者則劫父臣虜殺兄及弟滅其十子卒駭君親而

奪其位他日亂第之婦齊王元吉妃與之生子生皇

明使繼弟之後二十一年立明為又欲立以為妻焉

長孫皇后堯欲立她其瀆人倫可勝算哉石發擇論

致堂昔伊川程子嘗論之曰唐有天下數百年雖號

治乎然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

也故其後世之子孫皆不免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

實權臣跋扈陵遲有五代之亂後世以太宗為聖明

之主不可法也近思錄又大哉斯言所以垂訓者深

矣高宗當即位之初與無忌遂良共政唐說齋云永

維持之也可見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已

以聽故永徽之政紀綱設張百姓安阜有貞觀之風

唐史察李道裕之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胡

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

賢君哉范氏奈何丞父妾為妻莫念聚麀之耻縱女

后與政卒招晨牝之凶嗟夫武后為唐妾婦廢子宗

自立懼天下不服欲鉗以威乃修告訐之法為羅織

之刑侯周來索侯思上相繼引用澤吻磨牙

噬紳纓若狗豚然酷吏朝廷之士駢首就捕雖狄仁

傑魏元忠之賢亦幾不免於是改旗幟易眼色立宗

廟而唐之社稷革而為周屠害忠良毒痛四海五王

張柬之桓彥範輩提衛兵誅二張中宗復辟武后屏
黜而社稷復歸於唐迹李氏興復之功狄仁傑實倡
之張柬之等遂成之梁公先武氏而歿雖未及如志
而廬陵王來居東宮唐之正朔已復其魄地可見矣
致堂然梁公身為唐臣入相于周卒死于位以盧氏
骨見一姦猶竊譏之松憲後之責備賢者每於斯而不足
焉夫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大號溢二十年而不至
禍敗者無他由以姚元崇狄仁傑相於內婁師德郭
元振將於外其任賢之術不無可取焉耳孫之翰然

為復見貞觀之風未幾天文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於
子通實實大公之心安社稷之計也奈何惑於一妹明
斷不足雖傳位而不授之以政自稱太上皇而斷大
事卒釀成其妹之惡使奸人黨附幾成逆謀惜哉自
高宗至中宗數十年間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祀
明皇以臨淄王舉兵誅武氏平禍難親歷其事可以
鑒美而又敗以女子開元之初勵精政事好賢樂善
禁女樂而黜宮嬪叙友于而敦骨肉舊唐書欲杜近習
則黜前朝寵倖之臣欲禁奢靡則焚珠玉錦繡之玩

欲整軍容則有講武新豐之行置侍讀官罷員外檢
校冗員復史官對仗奏事選名臣為刺史禁酷吏之
子孫改集仙殿名抑祥瑞奏請綱載在史冊善政屢
書當是時姚崇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守文以持
天下之正張嘉貞尚忠張九齡尚直李元絃尚儉各
隨其長以贊成治功唐書以至張守珪哥舒翰輩旌戈
所指則虜王降將宇文融楊慎矜籌筭所及則雨粟
流錢養馬則燕冀在監中鑿渠則吳楚在畿內石發
一時人才隨所寵使罔不如意是以二十餘年之間

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其正
位昏愚之態又甚於前追曩昔天日之盟忘今日冰
霜之戒縱嬖妻之煽黨信妖女之撓權安樂公主姦惡
日滋淫穢彰聞尊寵三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譙
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矣不
惟是也崇獎僧道僧慧範道士史崇而異端恣橫公
主開府太平安樂各而女謁盛行置員外官而政位
冗濫用斜封墨勅而賄賂旁午殺膏月將斥宋璟尹
思貞而忠言壅底甚者御梨園幸隆慶池幸玄武門

宋本作各

論

觀宮女拔河召近臣入閣守歲觀燈於市里忘情極
欲荒淫不厭紀綱制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
患二十年憤憤然無所知耳故復位數載而狂惑如
故雖有國猶非其國也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
歟孫之翰迹中宗之一身始為母所廢終為妻所殺
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
耶抑彼自絕于天云耳唐書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
不久固無足稱者然能任姚宋革中宗弊政進忠良
退不肖罷斜封官廢崇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

斥

武后以太宗才人自年十四入宮侍太宗左右十有
三年太宗既崩年幾三十時二十既已入寺髡髮為
尼又復乘間蠱惑嗣帝晉位昭儀曾未越月水入寢
殿亂證已萌得志之日恣行殘忍手斃已生之女以
傾陷主母勦殺已生之子鴆殺太子弘以僭干天位
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其子而后殺已生如獵狐兔略
無靳色是而可忍則骨碎二姬王后蕭妃幽廢嗣君誅鋤
宗屬勤害大臣夫何難者迹其凶虐神人共憤千言
腥聞實為天地非常之妖孽焉故孫之翰作唐論范

祖禹作唐鑑皆以武后之列于本紀者為非而朱文公綱目之書亦於武后建年處兩行分注直書為周武氏某年而復大書于其下云帝在某州其取春秋之義以為母后竊亂之戒所以正帝統而黜僭亂者其意深矣善夫前輩有詩曰晦庵感興詩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嗚呼歐陽氏其能免此議乎中宗始即位之初過寵后父貞元因大臣切諫表有不道語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慮羸十五年賴太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于後

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疋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尺兵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幾致刑措號稱太平天寶以降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踈讒諛並進音也圖無逸今也圖山水昔也焚錦繡今也供織繡昔也天樞石臺之室毀今也金仙玉真之役興昔也戒藥令愛民今也賜百官遊賞嬖妃子而飲鴆以為昔寵胡雛而養虎以為玩昵其所可愛忘其所可戒癡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遁於藩籬而不知一旦勢

聞運去兵起邊隅腥羶汚于伊洛流血染於河潼棄
眞播遷生民塗炭使數百年間干戈爛熳而不息何
哉司馬公論良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殺太子瑛鄂王瑒而父
子之恩年十年子婦一朝奪之妃乙亥册為壽王而夫
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
義缺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
乎至於久任邊將而貽唐世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
貽唐世宦官之禍開兩鉅釁迄以亡唐益可嘆矣自
盲胡程山反噬王環貴妃伏誅車駕西奔遂留嗣君討

賊肅宗收兵靈武反旆而東號令朔方旬浹而車徒
雲合旋師右輔期月而關隴底平故能興復兩都不
失舊物魏然帝以國之元子受命馬嵬父子君臣之
義所當盡心奈何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擁兵平涼還
邈不遵纒至靈武遽自稱帝遂成太子叛父何以討
祿山之叛君也哉魏彭原之役當軍旅變急之中與
良娣博奕至刻剋木為子不欲聲聞于外當此之時
君父何賴也向使平原之圍無光弼之嚴整河東之
役無子儀之權衡南陽之守無魯景之拒衝要香積

之陣無嗣業懷謹之力戰新店之遇無官軍回紇之
夾擊諛讎枯骨謀取范陽勳帥廣平無李泌之奇策
則河北必非唐有而兩京未易復歸是以知唐室再
造非帝之功諸將之功也石發故先儒論帝直以乘
危篡國目之二程語無曰肅宗分
明是乘危而篡也宜矣于時紀綱不
立一切以姑息從事節度旌旄國之大柄而帝乃委
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不問賢否惟所欲與即以畀
之遂使節度廢立盡由軍士又任用小人不得制之
之術李輔國乃東宮阜隸俾預軍謀委之以政授之

以兵寵過而驕不能復遏遂殺建寧遷上皇鉗制天
子濁亂國政致使上皇以憂崩帝以駭沒而張后受
戮於其手不數月間父子祖孫相繼而卒上不保其
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近小人之禍其烈如
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唐代宗少屬亂離老於軍旅
即位之始餘妖未殄廼能仗李郭之精忠憑諸將之
戮方剪除凶醜克復京師遂得叛黨革心姦渠授首
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厥功懋矣至於罪已以傷僕固
徹樂而悼神功懲縉紳之奸回重衮綰之儒雅修已

以穰星變側身以謝咎證凡此皆帝王之能事而帝
悉能行之有足稱者然帝性仁而不武委靡太過而
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柄倒移於下而不自知宦者
程元振掩蔽虜寇幾亡社稷僅削官爵放歸田里魚
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初為觀軍容使總禁兵之
權未幾又俾之判國子監事是舉天下之大文武之
柄皆一宦人專之則唐室之無人可知矣是宜視天
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來瑱入朝遇讒賜死李光
弼憤鬱至殞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壘僕固

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勲庸轉為叛逆嘗觀代宗之世

紀綱不存而政刑紊亂回紇使者至於犯朱雀門七年

田承嗣反叛已彰屢討屢赦甘受欺侮十年反叛兵討之十一年

赦入朝十二年復而當時之所加意者不過置百高

座講仁王經作章敬寺廣度僧尼孟出孟蘭盆褒贈

亡僧贈胡僧不紛紛謬政載在史冊唐室大壞實基

於此是以司馬公論肅代二帝以為此兩君者明不

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向微郭子儀之忠李光弼

之智因僕固懷恩以困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

意謂是夫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厲精思治總覽萬機
 知天下厭代宗之政乃削除煩苛疏滌底滯罷貢獻
 罷榷酒抑祥瑞縱馴象出宮女二百人減常貢錦千
 疋服翫數百事詔財賦皆歸左藏不期月間美政迭
 出是以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之主淄青
 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屬猶反乎率是
 而行正觀開元亦不是過未幾罷崔祐甫而相盧杞
 復榷酒矣括富商錢矣又詔增稅錢矣又行間架陌
 錢之法矣苛政日增根糧本日削遂使愁嘆連竟行路

疾蹙欲平盜賊盜賊愈多欲抑藩鎮藩鎮愈強已而
 李正己以淄青叛田悅以魏博叛梁崇義以襄陽李
 希烈以淮西則又叛李惟岳以成德朱滔以范陽則
 又叛賊車籍馬行齎居送暴令峻於誅求拔吐空於
 機軸故姚令言以孱卒數千張旗一呼奔為盜賊假
 息奉天因躡山南堂堂大唐危不容喘而帝未之知
 也方且謂播遷為天命謂待人為推誠謂諫官歸過
 於朕躬謂羣臣不可倚伏謂崔祐甫為護短謂姜公
 輔為賣直謂蕭復為輕已猜忌百端強明自任石棗
揮文

興元一赦雖痛自克資而大勢乖離空言何補尚賴
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忠臣極贄否運
漸昌晚節悔過省非雖決意於揚炎之擯斥而容款
受佞猶不覺盧杞之奸邪用延賞之私怨奪李晟之
兵符取延齡之姦謀罷陸贄之相位於是陽城以直
言左遷方鎮以跋扈進爵李齊運以柔佞擢常伯韋
渠牟以辯給居補闕嚴綬以進奉陞外郎甚者張
茂宗以縑經尚主崔遠以諫官杖流竇文場霍
仙鳴以刑餘典軍用舍既差政事益舛璿林之積如

山宮中之用如土遂初權茶之法置欠負之庫立官
市之使月進日進利孔百出是以終帝之世朝廷益
弱而方鎮益強人謂建中之亂罪由盧杞而論篤君
子不以咎杞而以咎帝者豈無謂哉杞文是以范祖
禹論之曰德宗批政最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
鎮二曰委政官人三曰聚斂貨財唐之亡卒坐是三
者其確論歟順宗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不
幸寢疾踐祚姦邪肆志近習弄權而能委政冢嗣以
安社稷得為賢矣憲宗即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正

觀開元故事悚慕不能釋卷欲庶幾二祖之治每延
英與宰相議政率漏下五六刻方退常與李絳詰詈
時事言無不酬或罕論諍輒加詰責又以循默罷鄭
綱以忠直相李藩以逢迎斥李拭以無所可否黜權
德輿好惡如此似亦可謂正矣范氏自貞元十年以
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浸橫天下之為節度者十有
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帝慨然發憤志平
僭亂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師老財屈異論輻湊而不
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臣而不為之懼果能翦除

亂階削平猾逆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
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
之襲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天下深根固蒂之盜
皆狼狽鼠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復
除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矣及世難漸平侈樂一生姦
人皇甫鎛以聚斂佞媚得幸裴度極諫帝斬不綱會
鎛以內庫朽物給軍將士怨怒度以為言鎛遽引其
所履靴曰此亦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
此乃奴僕小人所為窮猥卑賤之態尚可以負乘大

臣之位哉憲宗寵如僕之人至俾位居宰輔卻忠巨
之諫至於罷其相位何昏蔽之極也度既罷去傳方
養權憲宗自謂天下無慮驕縱彌甚以宦者為館驛
使以柳泌為州刺史修麟德之殿浚龍首之池中尉
何人甘受其萬緡之獻綱而帝之志於是益荒矣未
幾金丹之藥方試而陳弘志之謀遂行此無他憲宗
中智之姿可上可下之主也世難則能用忠良時平
則專悅邪佞用忠良者欲以成己之事也故能平天
下悅邪佞者欲以成己之欲也故亦能殺其身孫唐

論史稱帝剛明果斷帝或有之亦不過初年討蔡之
事耳若夫不屈於欲之謂剛不昏於物之謂明憲宗
之為君正坐乏此此所以貪聚斂而近小人迎佛骨
而拒忠諫而謂剛明者如是哉傳曰素絲無常唯所
染之憲宗其有焉陳弘志弑憲宗於是宦人梁守謙
等以太子即位是為穆宗踐祚之時年幾三十身處
大喪極方在殯不能明詔公卿推舉罪人遽使羣臣
釋服綱開大宴浚魚藻池壘華清宮綱縱情棄禮游
戲亡度若膏梁駸子初無知者遂使柙中之虎復縱

於原野於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通而帝
亦不旋踵而即世世四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生則逸亦罔或克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穆宗敬
宗之謂歟致堂敬宗小以幾冠之年六年十乃能聽韋處
厚而惕李紳宣慰于渤而擢劉拯楚納李程而罷營
殿感李逢吉而釋崔仁發官宴遊之諫而賜錦絲間瑤
臺之諷而宥李漢賢見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床之
箴而優答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
而減船費沮逢吉之引而伸李絳采言者所陳而禮

裴度知洛陽荒弛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
年所行致堂若忠賢久於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甫
諫方之德宗拒諫豈不優哉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
師傅化為奢侈以蕩陵德是以嗣位之初甫及易月
忘哀宴樂首幸中和殿擊毬自是巡遊靡常既比群
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晉見八關十六子交相
附麗朝政濁亂滅燭之變自貽伊戚通鑑及蘇佐明
既弒敬宗於是宦人王守澄復迎江王涵而立之是
為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承父兄奢侈之餘閭言

撓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太和之初出宮人放鷹犬
省冗食策制舉戒官者衣羅縠禁獻奇巧織纈麗三
四年間自藩鎮紛擾之外凡前人宦官女子奢恣聚
斂神仙浮屠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美初在藩鎮好
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
後每延英對羣臣率漏下十一刻嘗嘆曰我思正觀
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故事復日視朝帝曰
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雙日可也尤
勤政理凡選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當時政

治修飭中外相賀以為太平可冀然其仁而少斷委
靡不立議者以此少之帝嘗以累世變起禁聞尤側
目於中官志欲除之而任用非人不得其術以宋申
錫之賢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以李石之剛正為官
人所嫉而身幾不免况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
朝詭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患可馬方論方仲冬嚴寒之
際豈甘露下降之時而詛注等顧欲以此欺人不知
為謀踈繆手足俱露顯貞卒至喋血禁塗積尸省地
公卿大臣牢尸駢死連頸赴戮天子陽啜酒飲泣

吞氣自比報獻可嘆也夫迹文宗恭儉之德比迹漢
文而被禍若此何也曰不然人主盡君人之道則恭
儉為全德人主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一節文宗之君
道其所失者多矣雖小善何益乎文宗既崩宦人仇
士良廢太子成美而以太弟頴王踐祚是為武宗雄
謀獨斷頗能振已去之威權時值王室微弱澤潞阻
兵不惑羣言獨任德裕故能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
如反掌亂畧底平紀律再張唐書故德裕功業卒為晚
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唐書然帝感於左道之

言而信清虛之教躬受法錄持趙築望仙觀於宮中立

崇玄館學士以道士劉荒唐繆悠何以立教雖除去

浮屠之說甚銳然要非真見不惑特好惡不同耳尚

奚論哉武宗疾革宦者馬元贄立光王忱皇大叔即

祚是為宣宗少歷艱難長而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

知崇節儉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工恩厚宗室禮

隆宰相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盥手以讀大臣章疏孫

翰唐故大中之時百吏奉法政治不擾幾十五年訖

于唐亡者老思詠謂之小太宗書不云乎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可謂賢君矣唐然帝知人之小節而不知大體孫唐論名為納諫受言而性實猜刻名為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名為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唐書外則偏任大臣今孤縱子納賂濁亂朝政內則專倚宦者把握兵柄綱控制國命又其大者懿安太后郭氏帝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為世所駭穆敬文武四君帝嘗北面事之一旦議欲出其廟主而無忌憚晚年寵愛次子不定嗣位及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閑

且

人其味君人之大體甚矣孫唐論自是逆氣相乘禍亂交作日食見於正旦大水徧於數路河南北及淮南末年數月之內叛者紛起四月嶺南軍亂五月湖南軍亂六月江西軍亂七月宣城軍亂綱自是盜賊滋熾迄於唐亡然則天道之應果何如哉懿宗器本中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騎濞之方寸欲無怠忽得乎及覺結蠻陬姦生戊辛五嶺轉輸寰海動搖使於是時倚任忠賢尚堪濟難而韋保衡路巖之徒並處相位納賄崇私專權亂政

大臣忠諫斥逐退方刑戮無辜恣行貶斥二凶當權
中外側目賢人在下憤志不伸是以干戈救野窮歲
彌年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相聚為盜蝟毛而起彗星
告變天戒昭昭帝不惟冥不知悟而反宣示中外稱
以為祥綱方且削軍賦而飾伽藍困民財而修淨業
今年辛安國寺十二年明年迎佛骨於京師十四年
未幾而帝遂晏駕當是時天道人事良可嘆夫僖宗
以重孺之年為宦人劉行深韓文約所立政在內臣
初無遠謀苟聲色毬獵足屨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

